



列宁 闪光的青春

[苏]叶夫盖尼·柳法诺夫著



列宁——闪光的青春

(第三部《英雄岗》)

〔苏〕叶夫盖尼·柳法诺夫 著

何智群 沈济伍 译

王北平 陈新华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ЕВГЕНИЙ ЛЮФАНОВ

叶夫盖尼·柳法诺夫

роман

长篇小说

центрально-черноземн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ронеж—1980

中央黑土书籍出版社

沃罗涅日 1980年

列宁—闪光的青春

(第三部《英雄岗》)

[苏] 叶夫盖尼·柳法诺夫 著

何智群 沈济伍 译

王北平 陈新华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总公司总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875印张 274,000字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 第二版

印数: 1—20000册

ISBN7-5011-0043-8/K·12 统一书号: 11203·083

《人生的路标》一套(10本) 定价54.00元

人生的路标

邓颖超

第 一 章

“快速号”客轮真是名副其实。它在宽阔而湍急的伏尔加河上，毫不费力，顺流而下。要注意的只有两点：不要偏离主航道；不要害怕有些航道紧靠着陡峭的石岸。

轮船明轮上的桨板一碰到水，立即卷起一堆堆闪光的浪花，从叶片上溅落下来。

“快速号”就是如此快速！而那些迎面而来的轮船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拨开挡路的急浪，勉强向前推进。至于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许多黑色拖船，吃力地拉着一艘艘满载的、沉重的驳船，似乎浑身在冒汗，拖船上的汽笛呜呜直叫，仿佛在催促着它们自己前进。尽管它们拼命地用桨板拍打着河水，然而还是步履艰难，气喘吁吁，好象原地不动。

玛尼亚莎看着这些船只，看着看着，心里感到怜悯：

它们多累呀！怪可怜的！可是，“快速号”一点也帮不了它们的忙。

“小玛尼亚莎，你叹什么气呀？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喀山？”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把小女儿搂到怀里，问道。

玛尼亚莎紧紧地偎着妈妈，沉默不语。她想，要是回答说，她可怜那些满身污垢的小轮船，妈妈会笑话的，并且会说：“你真

笨，这个小丫头。”可是她，玛尼亚莎，怎么能是个小丫头呢，她秋天就要上二年级啦！也根本不笨。不过，还是让妈妈这么想吧，玛尼亚莎舍不得喀山，因为米佳还留在那里，要读完中学四年级，要差不多整整一个月见不到他。过去，他们俩已经习惯于呆在一起，而且总是亲亲热热的，就象奥利娅同沃洛佳一样，也象过去安尼娅同萨沙那样，相亲相爱。可是，现在呢……现在萨沙不在了，再也见不到他了。

于是，玛尼亚莎深深地又叹了一口气，把脸埋到妈妈搂着她的胳膊里，藏起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

“你最好看着伏尔加河，”妈妈抚摸着她的肩膀说，“你看，那条多么小的轮船，就象是小孩的玩具。你瞧，小轮船后面，还跟着一条长长的木排，木排上还有一间小房子呢。”

于是，奥利娅，甚至保姆瓦尔瓦拉·格里戈里也夫娜也停下了手中的毛线活，沃洛佳的眼睛也离开了书本，——他们一齐把眼光投向上面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房子的木排。住在这小房子里的都是些什么人哟？他们漂呀，漂呀……漂向多么遥远的地方？

现在他们自己，乌里扬诺夫一家，也重新登上旅程了。不久以前，他们沿着伏尔加河，逆流而上，到喀山去；现在又顺流而下，去萨马拉。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出发之前，弗拉基米尔买了一本《伏尔加河流域导游画册》。虽然这是一八八四年出版的，但是在过去的五年中，未必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于是，他坐在甲板上，看这本导游画册上面对萨马拉的介绍。

“轮船上的旅客总是很欣赏萨马拉的，”导游画册上写道，“的确，从远处看，萨马拉是很迷人的。但是，一靠码头，你就会发现许多不足之处，有许多既凌乱，又肮脏的地方。当你走在那笔

直宽阔的街道上，你就会相信，这里很不讲究环境的优美和舒适，很不注意市容的整洁和雅观。只有几条最中心的大街比较阔气：既有专门铺修的行车道，也有人行道。房屋特别不整洁，萨马拉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在街上洒水。诚然，因为没有自来水设施，也无法洒水。”

“那么，就是说，要由上帝来洒水啰。这个介绍非常好，”弗拉基米尔说着，微微一笑，“其实，真应该向作者道谢，他没有加以粉饰。”

他继续往下面看：

“游览此城的人必须看看与伏尔加河平行的贵族大街。这条大街是由一些四层的楼房、豪华的官邸与许多破破烂烂、歪歪倒倒的小房子绝妙地连结起来的。紧接着，就是一八六六年大火烧过之后还没有盖上房子的空地。在这条大街的尽头，就是美丽的斯特鲁科夫花园——唯一可以躲避萨马拉的尘土的地方。如果将这座花园称为‘萨马拉的肺脏’，那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游乐场所，《导游画册》里写道：

“萨马拉城里有一个话剧团和一个小歌剧剧团。剧院老板伊·普·诺维科夫既要竭力讨好不大开化的面包商，又要尽量迎合要求不高的文人，将小歌剧演得完全不成其为艺术作品，而是使之变成了培养萨马拉市民最低级的本能和嗜好的手段……”

“座落在斯特鲁科夫花园里的露天剧场，简直象是一个小板棚。斯特鲁科夫花园是伏尔加河沿岸一带最优美的公园。每到傍晚，花园里挤满了散步的人。这里有一家饭馆，是由巴图林承租下来经营的。有一支由犹太人组成的乐队，晚上七点开始演奏乐曲。另外一座公园——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里面也有饭馆，每到晚上，那里挤满了放荡而轻浮的花花公子，追逐妇女的男人，

名门贵族的女士。”

“爱看书的人很少，没有书店。”

《导游画册》的作者还认为有必要提到这里的一样特产：

“萨马拉盛产大对虾，在码头上就可以买到（四十到五十戈比一百只）。再花二十戈比买一只篮子，可以请求“独眼龙”，让他将对虾和荨麻一起装入篮内，这样对虾就能活两、三昼夜。装着对虾的篮子应该放在轮船的甲板上，最好拴在轮船的明轮上，以便能够不断地给对虾喷水。”

显然，《导游画册》的作者，一个叫做莫纳斯特 尔斯基的人，是很爱好对虾的。

一八八九年五月四日清晨，“快速号”客轮从上游驶近萨马拉“飞机公司”码头。旅客们聚集在甲板上，眼前展现出《导游画册》上所说的“迷人的”城市全景。沿河岸大堤刷着长长的一排大字，“皇上恩准的日古里啤酒公司。”远处，伊维爾斯基修女院里教堂的许多圆顶清晰可见。稍靠左边一点，鲜红色的楼房是城里的新剧院。楼房后面，矗立着一幢即将竣工的巨大的石头建筑物，那是主教做礼拜的大教堂。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回想起她记忆中的萨马拉城的样子，那时，她还没有出嫁，曾经来过这里，到维列坚尼科夫家作客。

弗拉基米尔知道，与辛比尔斯克相比，萨马拉是个较大的城市，但是，从规模和重要性上讲，则不如喀山。不过，萨马拉的滨河大街与辛比尔斯克和喀山的滨河大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那些衣衫褴褛、脚穿树皮鞋的农夫，穿着格子土布做的裙子，手中抱着孩子的农妇，机灵的卖克瓦斯的小商贩，茨冈人、流浪者。同样是那种必不可少的，社会秩序的维持者——一个胡子拉碴的警士，站在那里，转动着一双浮肿的半睡不醒的眼睛，无聊

地东瞧瞧，西望望。不过，这里衣着破烂的人和叫花子也许还多一些。

紧接着旅客码头，便是一溜帆船和小划子，人们正在旁边忙碌着。在摇摇晃晃的跳板上，陶器和小木器买卖做得挺热闹。河面上，一条条长长的木排，好象是铺着的五颜六色的粗地毯。伏尔加河沿岸的远方，日古里公司的大门和森林覆盖着的山脊，在熹微的晨光中，都清晰可见。

就在这附近，在旅客码头上，安尼娅要来迎接乌里扬诺夫一家。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经过一番张罗和奔走，才弄到了警察厅的批准：让安尼娅暂时离开科库什基诺，“到萨马拉省博格丹诺夫乡阿拉卡也夫卡村去度夏。”不过，到了秋天，她还必须回到科库什基诺去。警察当局命令被监视的安尼娅五月二日离开喀山，并且要她第二天就把通行证交给萨马拉县警察局长签字。因此，安尼娅不得不提前一天就离开了喀山。

在萨马拉，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叶利扎罗夫帮助她找到了这位警察局长，让他在通行证上签了字。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安尼娅住，自己到朋友家去过夜。第二天早晨，在“快速号”到达之前，他们两人在码头上见了面。

轮船靠了码头。心情激动的旅客们开始忙乱起来，乌里扬诺夫一家也是这样，急急忙忙往外走，好象担心轮船会把他们带走似的。就这样，陌生的、充满新的忧虑和惊慌的生活开始了。

“噢！那不是安尼娅！……还有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沃洛佳和奥利娅高兴地喊了起来。

现在，他，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叶利扎罗夫，又和他们相会在一起了。这是他们家的经过严峻关头考验过的朋友，总是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来帮助他们。他是萨沙的朋友，是安尼娅的朋友。他认为：能够对这个家庭给予帮助乃是自己的义务，因为这一家人在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多少苦难呵！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立即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来照顾他们了。他雇好了马车，准备将他们送到位于市郊的火车站去，那是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铁路的起点站。首先必须赶上十点钟开往基涅尔的火车，到斯梅什利亚耶夫卡站下车，然后，再从那儿坐马车到阿拉卡也夫卡。

四轮马车沿着坑坑洼洼的街道奔向车站，一颠一簸地，简直象是走在冬天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最后，好不容易来到了象一块大空地似的车站广场。这块空地没有铺上石块，也没有盖房子，上面是很厚的一层尘土。广场上有一个草木长得并不茂盛的小公园，小公园中央有一座小教堂，是为了纪念萨马拉幸免于霍乱之灾，于一八七八年修建的。紧靠着车站的是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养老院，养老院旁边是弗谢赫斯维亚茨基公墓。墓地上还矗立着一座专用小教堂。

“哎呀，我的天啊……”瓦尔瓦拉·格里戈里也夫娜叹了一口气，“死人躺在这儿多遭罪呀！整天听着火车呜呜叫，轰隆轰隆响个不停，怎么能安息呢？……”

瓦尔瓦拉·格里戈里也夫娜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车厢。她担心：火车一开动起来，跑得这么快，说不定在哪儿会把人给摔下去的。瞧吧，到时候摔个粉身碎骨，连尸首都没法收拾！……所以，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她赶紧闭上眼睛，坐在位子上，不敢朝车窗外边看。

可是，沃洛佳、奥利娅和玛尼亚莎却非常喜欢坐火车。他们是第一次体验到这样的快乐。玛尼亚莎眯上眼睛，一会儿又不由自主

主地用一只手抓住沃洛佳，因为她仿佛觉得火车是往后倒退了。一睁开眼，却又看到是往前走。难道这不是很好玩吗？

“沃洛佳，奥利娅，快把眼睛眯起来，你们就会觉得是往后走了。”

沃洛佳和奥利娅都闭上了眼睛，脸上露出了微笑。

“真的，我们突然好象是往回走了。”瓦尔瓦拉·格里戈里也夫娜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早就在“往回走了”。

车箱摇摇晃晃，嘎吱嘎吱，上下颠簸，这引起了瓦尔瓦拉·格里戈里也夫娜的担心：是否能平安到达。但结果是，一路平安，非常顺利。

从斯梅什利亚耶夫卡车站到阿拉卡也夫卡村去的这条路，与去科库什基诺村的路很相象。虽然坐在乡村的马车上比坐火车要颠簸得多，但是，谢天谢地，走起路来可以不必提心吊胆了。一路上见到的也是四面招风的光秃秃的山岗，也是绿草如茵的洼地。前面出现了一小片树林，道路从林中穿过，上面浓荫蔽日，走起来可凉快了。然后，又走了大约二十俄里的草原，到了离阿拉卡也夫卡村不远的地方，又看到了森林。

“右边这一片是农民的树林，叫做穆拉维尔内林地，”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介绍说，“左边那一片是管理皇室地产部门的树林，叫做格列米亚奇林地。”

再往前，车子经过斜坡，进入谷地。在这里，叶利扎罗夫发现了一个蒸汽犁，歪躺在路边的艾丛里。犁铧上面长满了黄锈。

“这是西伯利亚科夫农场的，”他说。

“什么农场的？”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没有听明白。

“是西伯利亚科夫农场的。”叶利扎罗夫又重复了一遍，便开始讲起了西伯利亚科夫的故事：他原是西伯利亚的金矿主，家财万

贯，后来又成了这一带地方的主人。“这位西伯利亚科夫打算在此地兴建一个规模巨大的，技术设备很好的农场，可以这么说吧，是为了向那些陷入破产的萨马拉的地主们挑战。十二年以前，他从这些地主手里买下了许多土地，从国外订购了先进农具——播种机，脱粒机，蒸汽犁……喏，那个倒在路边的蒸汽犁就是英国货。农场里还盖了不少牲口棚和各种农机具仓库。但是，他的事业并不顺利，农场一直亏损，结果，他只好罢手。”

“亲爱的妈妈，你瞧，到头来，我也会和他一模一样。所以，让我们也丢掉这个打算吧。”弗拉基米尔说。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默不作声，没有答话，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西伯利亚科夫是个很不平凡的人物，”叶利扎罗夫接着说，“有理由认为，他曾经打算在当地农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他和搞政治的人有过联系，他也帮助过不少搞政治的人。他还在斯科尔科沃村开办了一所学校，你知道，学校有个女教师是谁吗？”叶利扎罗夫问弗拉基米尔，“就是开枪打过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的那个薇拉·伊万诺夫娜·扎苏利奇的妹妹。”

“是吗？真有意思！”弗拉基米尔向他更凑近了一点。

“作家格列布·乌斯宾斯基曾经在那里住过，他写了一本小说，叫《三个村庄》，”叶利扎罗夫接下去说，“小说描写的就是这里的三个村子——斯科尔科沃，扎格利亚基诺和格瓦尔杰伊茨。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几个村子里的居民，都实有其人。”

《三个村庄》……弗拉基米尔记住了，“一定要读一读。”

“在这里办学校真不走运，”叶利扎罗夫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西伯利亚科夫的总管家曾经在博格丹诺夫卡附近他自己的庄子里办了一所学校，但是，孩子们在那里只学习了几天，地方当局

就找他的岔子，说是开办学校没有得到省长的批准，就把学校查封了。在斯科尔科沃和涅亚洛夫卡两个村子里，西伯利亚科夫也出钱开办了学校，但也都没有办多久，就被当局关闭了，借口是：教师都是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这以后，西伯利亚科夫又想康斯坦丁诺夫村（这村离阿拉卡也夫卡只有两俄里）开办一所农业中学，已经盖了一幢很好的校舍，也挑选了教师。教师里有的人是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毕业的，有一个人早先曾经和列夫·托尔斯泰住在一起，就是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结果如何呢，内务部禁止开办这所学校……有一段时间，我曾在西伯利亚科夫的办公室工作过，知道他的这些底细。后来，他住在彼得堡，开办了一个‘人民阅览室’，但是，这个阅览室，瞧，首都当局认为，可能成为‘可疑分子’接头的地方”。

“也给关闭了？”

“是的。啊，在这里，西伯利亚科夫确实感到他什么都干不成，便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卖掉了，都是廉价出卖的。他的大部份产业都卖给管理皇室地产的部门了，一部分土地落到了商人手里，还有一些土地他出租了，变成了被大学开除的，从首都流放到这儿来的大学生移民队的土地。有一个移民队都是高加索人，这地方如今还保存着呢。”

“这太有意思了！”弗拉基米尔兴奋地说。

“我可以介绍你认识一下这个移民队的队员，”叶利扎罗夫向他建议说，“他名叫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我非常高兴。”

“他住的地方离阿拉卡也夫卡有三俄里，叫做沙尔涅利庄园。”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说，我们去的地方并不是穷乡僻

壤，而是俄罗斯的一块最有意思的地方！啊，真不错，阿拉卡也夫卡！你竟然有这样的来历！”弗拉基米尔表示赞叹。

阿拉卡也夫卡村到了。

第 二 章

就在大路旁边有一幢木头平房，房顶也是木板盖成的。墙上的沟缝里长满了青苔，窗框已经有点歪歪斜斜了。这些都表明，房子盖好已经不止十年了。这叫他们，乌里扬诺夫一家人，怎么在里面安身呢？他们暂时不得不住在这个什么家什也没有的空房子里，睡在地板上。唉，搬家，搬家！俗话说得好：两次搬家，等于一次失火烧光。现在，他们这群好象遭了火灾的人，就要迈进这新居的门坎了。

他们本来以为，房子里肯定是空空如也。后来，看到里面虽然陈设简单，但总算都安排好了，他们又惊奇，又高兴。餐室里有一张可以拉开的，活动桌面的桌子，有八把弯曲木椅。另外几个房间里都有铁床，每个房间里还有一把椅子。这一切都是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张罗的结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看看。”叶利扎罗夫指着一个房间说。这个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靠窗户还放着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上面有墨水瓶和台灯。

“这个房间是您的。”

“很好！好极了！”弗拉基米尔很赞成，“您呀，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真是个魔术师。再吊上个小架子放书，别的什么也不需

要了。”

要是再把暂时放在喀山的钢琴、五斗橱、保姆的大箱子和其他一些东西都运到这儿来的话，那么，这房子就完全象是有人住的样子了。

安尼娅回忆起了童年，如今是早已消逝了的、遥远的童年。那时候，她和沃洛佳……萨沙还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在辛比尔斯克，一起到莫斯科大街去看他们家新买的那幢房子，那里有院子，也有花园。这里的房子也有院子和花园。花园年久失修，无人照管，杂草丛生。从花园往下坡走，就是一条流过谷地的小溪。花园里有个凉亭，凉亭的顶子下面有个小阁楼……庄园的尽头有池塘和水磨坊。

“呵，这儿是美人鱼呆的地方，”安尼娅说，“等着吧，一会儿磨坊老头就要来啦……”

“还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乌鸦^①，不是磨坊老头’……”弗拉基米尔补充说。

“来吧，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花园里选个地方，”奥利娅走近他们说，“喂，听着，槭树归我！”

“什么槭树呀？”

“瞧，那么一棵高大的老槭树。”

在辛比尔斯克的时候，安尼娅有一棵心爱的小白杨，可这儿……

“姐姐，这条桦树林荫小道给你吧，”奥利娅向她建议说，“你嘛，沃洛佳，选个什么地方呢？凉亭，行吗？”

他挑了椴树下面的一块地方，椴树枝叶繁茂，浓荫蔽日，似

① 关于这里讲的美人鱼，磨坊老头和乌鸦，详见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剧《美人鱼》。——译者注

乎是一顶帐篷，这里就是他夏天的书房。钉上一张桌子，在地里埋上四条腿，支起一个板凳，每天一早就在这儿学习。

再就是玛尼亚莎，也该给自己选个地方了，还得给米佳留个地方呢。噢，不要紧。等他从喀山来了之后，再让他物色个什么角落就行了。

乌里扬诺夫一家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熟悉一下新居，警察对他们的监视就开始了。喀山省省长通知萨马拉省省长说：

“我谨通知阁下，受警察秘密监视的原喀山大学的学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已于五月三日离开喀山，前往萨马拉省博格丹诺夫乡阿拉卡也夫卡村的庄园，喀山警察局长已于当天将此一情况通知了萨马拉县警察局长。”

萨马拉县警察局长为了不至于忘记，立即作了如下记载：“登记受监视分子。”

关于新住户的情况也报告了萨马拉省宪兵署，宪兵署又向彼得堡的警察厅作了如下的紧急报告：

“今年五月四日，受警察局公开监视的四等文官的女儿安娜·乌里扬诺娃已经来到她母亲从康斯坦丁·西伯利亚科夫处购买的萨马拉县博格丹诺夫乡阿拉卡也夫卡村的庄园。与她同来的有她母亲、两个妹妹奥利娅和玛丽亚，受警察局秘密监视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和原大学生、农民的儿子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叶利扎罗夫（政治上受怀疑的人物）。”

监视乌里扬诺夫家的任务委托给了家住克拉斯内·亚尔村的第二区警察所长，县警察局的一名警官以及阿拉卡也夫卡村的村长，要求他们三人定期将监视情况准确地向萨马拉报告。

阿拉卡也夫卡村和与之相毗连的这个小庄园，在伏尔加河下游东岸一带，是一处非常偏僻，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地方。村子

的后面，一边是岗峦起伏，另一边是山谷交错。紧接着就是一块杂草芬芳的平地 and 一片郁郁葱葱的，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的小树林。正是在这五月里生机勃勃的辽阔的大自然中，隐藏着一座房屋矮小而破旧的村庄。在博格丹诺夫乡的十五个村子中，阿拉卡也夫卡是最荒凉破败的一个。村上三十户人家的房子座落在一条山沟的两边，沟底下是一条山溪，叫做叶尔霍韦泉。村里住着大约二百口农民，其中只有一半有劳动能力，占有所谓赏赐的份地。这些属于村民所有的份地通常被称作“孤儿地”，或者“猫地”，总共只有六十五俄亩，而份地周围几千俄亩的大片土地则属于地主。他们把一部分狭窄的地块高价出租给农民，或者是收取租金，或者是让农民在领地上干活，收取劳役地租，或者是让农民将地主的粮食运送到萨马拉，以及服其他种种劳役，作为地租。

在阿拉卡也夫卡村里，一共有九户既没有马，也没有牛的农民，有四户人家甚至连小木房子也没有。全村人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直到去年才有一家出了两个小学生。他们在博格丹诺夫卡上学，整个冬天都住在姨母家。

阿拉卡也夫卡没有学校，可是有一家小酒馆。从清晨到夜晚，这个供人取乐的场所，一直开门营业，但是，里面并不经常传出有什么人纵酒作乐的声音。虽然掌柜的老是让乡亲们相信，领过洗的人可以不去教堂，但一定得上酒馆。然而，从阿拉卡也夫卡人的身上他还是赚不到多少钱。好在酒馆座落在交叉路口，过往行人之中，偶尔总会有个别人愿意光顾。不过，就连酒馆老板本人也几乎是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比他同村人的生活水平高不了多少。

县警察局长库兹明本来已将乌里扬诺夫一家来到阿拉卡也夫卡庄园一事向萨马拉省长作过报告，紧接着又于一八八九年五月